

## ◎ 散文

# 军营值班二三事

张家兴

2018年,原解放军第202医院与原沈阳军区总医院合编为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。该院址曾是日本关东军总医院、国民党东北联勤总医院、沈阳军区总医院。医院坐落在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马路湾,在大军区机关眼下,距辽宁省委、中山公园、太原街、沈阳火车站仅一两站的路程。虽没有上海市南京路上的灯红酒绿、光怪陆离,但门外高楼鳞次栉比、人潮涌动。我作为机关干部,每半月一次在门口值班,目睹了一些奇闻趣事,虽已逾40年,但仍时常记起这些小事,在心里泛起涟漪。

### 识破头戴“光环”的骗子

一天下午六点多,值班室走进一对急匆匆的男女。男的40多岁,女的有20多岁,衣着朴素。男的说:“我是×××厂的保卫科长,她是××领导的子女,想到高干病房住院治疗。”我问:“你们有证

明吗?”他把我拉到里屋神秘地说:“她是××的小女儿,隐姓埋名到我厂里锻炼,不能拿证明让别人知道,我只给你一个人讲。”一番话听得我心里七上八下:履行住院手续吧,有疑问,心里没底。直接拒绝吧,来头这么大,万一是真的,这事可捅天了!咋办?理智让我一边热情接待,一边出来给院务处长打了个电话,请他侧面打听一下。半个小时后,北京那边回电:没有这回事,是假的。我没有犹豫,立即喊来了马路湾派出所的民警,将骗子带走。不久,军区前进报刊发了消息表扬我“识破一个女骗子”。是啊,骗子脸上不贴条,头上可能还有难以识别的“光环”!

### 骑自行车来的全国劳模

一个周日,下午五点多,从外面进来一名身材高大、着一身深蓝工人装、骑一辆破旧自行车的中年女同志。我们

拦住了她,她和蔼地说:“我要到高压氧舱科找×××?”我一听要找×护士,想到×护士的妈妈尉凤英是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、中共中央委员。这样的领导来,一般都有警车开道,或是事前通知,可眼前的这个人……我眨眨眼睛,再定神一看,果然是尉凤英,和荧屏里看到的劳模一模一样。对她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。我马上放行,还往院里送了几步,看着她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渐渐远去,觉得身軀本就魁梧的尉凤英更加高大了。公务员都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,来自人民、服务人民,不脱离人民群众、不摆官架子,不炫耀、不扰民,尉凤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。

### 微服私访的军区司令员

上世纪八十年代,经济欠发达,车辆很少。一天上午九点多,一辆挂军牌的大红旗轿车缓缓驶入营区,停靠在建

## ◎ 散文

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,世间最美好的感情莫过于战友情。

战友情,就像一壶陈年的老酒,年代越久情越浓!虽然离开部队多年,但它一如既往地醉在我们心田里,沸腾在我们躯体中。每年“八一”仍是我们聚会最冠冕堂皇的理由。那浓浓的氛围,那绵绵的芳香,不管你不胜酒力,只要举起杯,没有谁不是一醉方休。喝下的是军中岁月,饮下的是战友豪情!戎马生涯,这辈子难以忘记。似水流年,冲不淡对军营的回忆;每每相聚,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气势在战友间仍将延续。

战友情,就像一枚青涩的橄榄,越咀嚼越有味道,越回味越有趣趣,越深思越有哲理!一旦成了战友,好得穿一个大裤头,有永远说不完的话,叙不完的陈,道不尽的喜悦,说不清的离愁。战

## ◎ 散文

又到盛夏,又闻蝉鸣。爬蚱,是我老家人对幼蝉的称呼,名字与出身一样,都是那样土气和寒碜。后来读了书,才知道它也有一个高雅的名字——金蝉,可能是因其外衣呈金黄色而得名吧。

蝉,这个称呼好像是书面语对爬蚱或知了的通称,但在我的家乡,蝉在蜕皮羽化前叫爬蚱,蜕皮羽化后能发出响亮鸣叫声音的时候就被叫作知了。无论是爬蚱,还是知了,都给我的少年时代带来了无尽的乐趣。

每到夏季,当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,经多年孕育成熟的爬蚱就会从地下钻出来,然后爬到高高的树干或树的枝条上蜕皮羽化。据说,爬蚱在羽化时是不能被打扰的,必须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,否则容易形成天生的残疾。所以,爬蚱会选择在某一个静谧的夜晚,急急忙忙地爬出身居多年的洞穴。

逮爬蚱就是捉爬蚱、抓爬蚱的意思,逮爬蚱一般有两种方法,一是“摸”,二是“抠”。夏季的傍晚,村里的人们都会走出家门,竞相来到房前屋后、沟旁

## ◎ 散文

我姊妹五个,有两个哥哥、两个姐姐。在我的印象中,大姐长得非常漂亮,个头不高不低,一米六一,而且心地善良、为人随和,周围的邻居人见人夸、人见人爱。邻居们都说大姐心灵手巧、吃苦耐劳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大姐成家早,生了三个男孩。第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,姐夫刚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,给儿子起名为“军凯”,大概是从军队凯旋的意思吧。第二个儿子叫“军舰”,也是姐夫起的,或许是他仍向往部队生活。第三个儿子叫“华雪”,出生那年下了一场很大的雪,瑞雪兆丰年,中华好风光,这个名字是大姐和姐夫共同起的。

大姐很孝顺。她出嫁以后,隔三差五就回娘家看看,心里始终牵挂着爹和妈,常常帮爹妈干些活活儿,把自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拿来孝敬爹妈。妈的身体不好,大姐经常照顾妈,帮妈洗衣服,帮妈晒被子。大姐心灵手巧,绣制的鞋

## ◎ 随笔

“照顾好自己啊。”“你也照顾好自己。”十六岁的女孩子学着大人的口气叮嘱别人。

直到十九岁,她也是经常用这句话来叮嘱别人,或者被别人叮嘱。

在学校里,吃有餐厅,保障有校方,最起码不会让你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;穿有父母,怎么着每个月都会有些“理所应当”的生活费;住有宿舍,虽然不是单间,但是安全防护措施不比有二十四

# 战友情

师建华

友之情,虽无血缘之亲,却有生死之义;他不是手足,却情同手足、胜过手足。逆境中,战友是一把火,燃烧你的激情,教你屡败屡战、永不言弃;顺境里,战友是一块冰,劝你头脑别发热,宠辱不惊;风雨中,战友是相携相扶的臂膀,是遮风挡雨的那把伞;阳光里,战友是蓝天上飘荡的白云,是雨后的那道彩虹。

战友情,就像一张不变的照片,虽然泛黄,却依然如新!镜头里是哨位上两个挺拔的身影,是上下铺的窃窃私语,是队

列行进中两颗跳动的心,是“到”与“是”的直接对白,是“新兵蛋子”与“老兵油子”的精彩演义。无论时光如何变迁,照片中永恒的主题仍是战友的身影。训练场上,用汗水作墨,双手作笔,书写一个“精”字;战场上,用鲜血作墨,钢枪作笔,书写一个“赢”字;军旅中,用青春作墨,生命作笔,书写一个“情”字。

战友情,就像一本书,读懂的是思念,读不懂的是留恋!挥手告别之际,留下多少美好的记忆和憧憬,在昨天,在

# 羽化成蝉

刘和平

池边的浓浓树荫下摸爬蚱。每遇见一棵树,就用双手捧着树干,像盲人摸大象一样,从树的根部往上四处触摸,如果在树干上触摸到了正在徐徐爬行的爬蚱,就松松地握在手里,让它手忙脚乱地抓挠着手心、痒痒的感觉特好。谁摸到一个,就会无比兴奋地高喊:“我摸到一个,我摸到一个……”

说到“摸”字,那可有一段心酸史。在五十年前的农村,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通电,家里也很少有照明工具。虽然在供销社或代销点,出售的有手电筒之类的照明工具,却不是寻常人家能消费起的。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,整个村子就陷入黑暗,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,

要是再赶上一个抬头不见月牙的日子,连识人都得辨音,怎会看得见那小小的爬蚱呢?绝大多数人没有照明工具,逮爬蚱全靠双手在树干上摸来摸去,树干上每一个小小的突起,都会令人莫名窃喜。再说“抠”爬蚱,主要是在落雨的白天,地皮经过雨水的冲刷,爬蚱身居的洞穴出口会被雨水冲开,形成一个有明显薄壁的小洞口。有雨具的人家,不等雨歇,冒着大雨就出来了,弯腰低头在地上寻找与蚯蚓的家有明显区别的小洞口。只要发现洞口,就用手指慢慢地抠开,当出口越抠越大时,就会看见一只惊恐万状的爬蚱在里面,再用小木棍之类的东西轻轻往洞穴里一伸,爬蚱

# 大姐

何辉

底堪称一绝,各种图案都美观大方。每逢端午节、中秋节、春节等节日,大姐都要回娘家,给爹妈准备一些礼物。大姐对爹妈的孝心和孝行,为我们作出了榜样,我们从心里佩服她、敬重她。

大姐很友善。我们姊妹五人,相处得很好,大姐对我们做到力所能及的关爱和帮助。在我很小的时候,大哥在部队当兵,大姐没有上学,承担了家里的家务和农活,带着二姐帮爹妈一起挣工分。为了让我和二哥上学,家里里里外外的事大姐都包了,她付出最多,也最辛苦。那时候,爹常常带着妈去外地治病,家里时常只剩下大姐、二姐、二哥和

# 照顾好自己

陈晶杰

小时安保的小区差。大学生活临近结束,即将奔赴上海实习,一个人的生活,父母没有给额外的生活费,吃穿用度,皆是自付。起初,还有父母对她叮嘱“照顾好自己”,而归

程之时,已然不是当初的自己。上海到河南的列车已经抵达。女孩出了站坐进母亲的车子,摘掉口罩,看着母亲满是惊讶和心疼的表情,无所适从。

公楼前,一位微胖的军人下了车。我侧目一看,这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吗?!我急忙跑上前,打开一楼接待室的门,把李司令员请到了室内。我们简单向李司令员汇报了医院的基本情况,按首长的要求,带他们到住院部五官科视察。视察结束后,首长对医院装备工作作了重要指示,中午没有吃饭就离开了营区。

不久,我又听说李司令员事前不打招呼,只带着秘书,突然在晚饭时到军区后勤部机关干部简易家属楼走访。当时,大家一户挨一户,正在拥挤的楼道里做饭,既不方便也不安全。李司令员看到后,马上提出要改善机关干部的住房条件。李司令员走访时了解到基层干部、战士在工作之余有提高文化素质的期盼,马上安排军区出面,同辽宁大学共办自修大学,几千名基层干部和战士拿到了文凭,提高了素质,终身受益。

今天,也在明天。回首往昔,我们坐着一辆军列,走进同一座军营,恪守同样的誓言,肩负同样的责任。栉风沐雨,摸爬滚打,各自燃烧着青春,共同谱写战友情歌!训练场上,直冲云霄的口号里迸发着团结友爱情;巡逻线上,边关的明月见证了我們赤心报国情;抗洪的千里江堤上,血肉之軀筑起了我们生死与共情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谈笑间军旅生涯已成往事。一路走来,战友情无时不在围绕着我们,它是一种需要,一种安慰,一种精神寄托,更是一种烛照行程的关爱。若干年之后,我们步履蹒跚、两鬓斑白,战友之情仍不会褪色,依然会传续到我们的下一代。

无情岁月增中减,百年弹指一挥间。不管贫富贵贱、咫尺天涯,这至真至纯的战友情都将永远定格在我们心中。

就抱着小木棍被挑出洞穴了。

据考证,爬蚱在蜕变成知了之前,要在地下忍受至少三年甚至长达十年的黑暗生活,历经磨难,终于一朝成熟,在某个夜晚坚毅地用“双手”挖开洞穴,奋力爬出来,一路顺着树干爬到枝头完成蜕变。但它从爬出家门到完成最后蜕变,不知要经历多少次生死劫难。可见,它的出土和蜕变是多么悲壮的历程啊。爬蚱一旦蜕皮羽化成功成为知了之后,就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,一飞冲天、一鸣惊人。现在,人们把这一自然现象引申为“金蝉定律”,就是说一个人只要耐得住寂寞与冷眼,向着自己努力的方向,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,最终一定会获得成功。

我真为爬蚱这个小精灵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,它拖着幼小的身軀同大自然顽强抗争,虽生在树根下略显卑微,但仍渴望自由、渴望光明。它一心向往蓝天,终得栖身枝头,昂首挺胸,放声高歌,向世人宣告它的成功,这是怎样的豁达,又是怎样的乐观啊。

姐总是第一个出来帮忙,用她那颗善良、淳朴的心,对待兄弟妹妹。

大姐很勤劳。大姐总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有条不紊,那时虽然不富裕,但她和家人穿的衣服总是干净整洁的。大姐干起活来勤快利落,她承包的责任田里很少有杂草,种植棉花的本事在全村是数一数二的,种的玉米、大豆、芝麻、小麦也都长势喜人。有一年,我去大姐家,吃到了她种的西瓜,又大又甜,一个西瓜足足有30多斤重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。现在可以说是吃不愁、穿不愁,家家都住小洋楼,生活条件也好了。大姐的三个儿子已经成家立业,而且儿孙满堂、事业有成,这些或许是对大姐最好的慰藉。家庭重担千斤重,大姐从未去抱怨,奉献一生保家旺。每每想起大姐对一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,想到大姐这一生的付出,我的感激之情难以把控。

从母亲灼热的目光里,女孩知道她辜负了父母那句“照顾好自己”的叮嘱。女孩想,也许大学期间父母在她每次假期结束离家时叮嘱的那句“照顾好自己”,想要表达的意思不是怕你吃不好、穿不暖,而是怕你吃得不够好、穿得不够暖。

生活还在继续,女孩也会继续坚持她的“照顾好自己”。世界之大,能真正照顾自己的人不多,所以还是希望你们也能照顾好自己。

# 致建军节

翟明

建军节至志平等,  
忆昔牺牲泪难收。  
苍柏树高存夏色,  
里程碑伟仰秋畴。

后生脚下阶碧阶,  
巨擘肩头上顶楼。  
一水悠悠匆缓过,  
映吾瘦影几场秋。

# 与枪结缘

张新鸿

我身着崭新的国防绿  
作别散漫自由的日子  
走出故乡的视线  
踏上军徽闪亮之旅  
用一颗年轻的心  
担起风雨与责任  
与枪结缘

挺立于边关哨所  
像抱恋人般抱紧钢枪  
沐浴清冷的月光  
迎击呼啸的寒风  
看着界碑上中国两字  
我用坚毅与勇敢  
扛起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 
与枪结缘

# 老君台

正钱

老子驾鹤去,空置老君台。  
历经劫与难,巍立千余载。  
赤诚传真经,妙笔著道德。  
伯乐辨骏马,尹喜识大才。  
青牛悠然至,紫气自东来。  
佳作存史书,函谷留重彩。  
祸兮福所倚,福中祸存在。  
灾至不知足,贪取贪欲财。

九台垒于土,巨木幼苗栽。  
一二三生多,滴水汇大海。  
万物生于有,有兮化尘埃。  
对立相统一,变幻无常态。  
难必始于易,精勤于不忘。  
上善若水,人间洒满爱。  
字字赛珠玑,句句脑洞开。  
洋洋五千年,哲理耀万代。

# 青山不老

李炎炎

常言道,  
有志不在年高,  
英雄迟暮亦逍遥。  
却看他,  
音律通晓,笛声悠扬,

三日不绝绕。  
剑影飘飘,侠义单刀;  
棍法精妙,枪术英豪。  
谁说英雄多少年,  
且看他风华正茂。

奮

壯

進

麗

新

二

時

十

時

十

代

來

代

來

代

來

梁照新书法作品